第八章

林觉民手里提着一袋水果，走进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区。转过三个街角，他信步走进一座老楼里面。熟悉的楼道，熟悉的空气中微微发霉的味道。

叩了三下门之后，门开了，里面闪出一个个头矮矮的少女，她看起来似乎一夜未眠，大大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

“小沫，是不是小民到了。”里屋传出一声中气不足的声音。林觉民对着少女点了点头，对里面喊道，“阿姨，您好点了吗？”

莫小沫给林觉民搬过来一个凳子，之后就一声不吭洗水果去了。昏暗的房间里开着一盏台灯，只能照亮整个房间三分之一的空间。床上则躺着一个头发夹杂着银丝的中年妇女，她面容枯槁，眼神浑浊，说起话来显得微弱而虚浮。

“唉，小沫也真是的，我这就是老毛病犯了而已，还把你给喊过来，真是麻烦你。”林觉民带着笑容，轻声说道，“这段时间忙，也没有来看您，今天在附近办事，正好过来一趟。”

“唉，小沫有你这样的朋友啊，是她的福分哪。”床上的莫母看着林觉民，又抬头看着门口的方向，这时候莫小沫已经端着洗好的水果走了过来。

“我这病，谁知道哪一天就。。。。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小沫，她父亲没了，有没有其他亲戚，我只怕我这一走。。。”莫母说着便开始哽咽起来。林觉民赶紧握着她的手安慰道，“小沫就是我的妹妹，况且您的病医生都说了，没问题，小沫还等着您病好了带您去看海棠呢。”

莫母的意思林觉民看得出来，而林觉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，只好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说了出来。莫小沫将盘子端了过来，伏在母亲的身上也哭了起来，“妈妈，你不要说这种话，你的病会好起来的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为母亲擦泪。

林觉民坐在那里，心里十分沉重。五年前，莫小沫只是一个初中生，当时的莫家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，但家人身体健康，虽然母亲下岗，但父亲作为一个小包工头，日子倒也过得滋润。美好的日子总是很快，五年前的那个夜晚，父亲酒驾出了车祸，撇下了莫小沫母女俩。不久，母亲查出心脏病，巨额治疗费用压得本已破败的家庭喘不过气。但为了莫小沫的学业，母亲带着一身病痛，一个人打两份工，勉强维持着整个家庭的运转。

林觉民作为处理事故的警察，看到站在冷风中不知何去的少女，他的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。在此之后，他便成了莫小沫的好朋友，并经常来看望孤苦伶仃的母女俩。

“阿姨，我今天过来，除了看您，还有一些事需要了解。”林觉民将盘子中的苹果递给莫母，然后转头看着莫小沫，“小沫也过来吧，关于叔叔的车祸。“

“那件事不是过去了，警察不是说是意外吗？还有什么事情？“听到林觉民说五年前的事，莫母略微惊讶，这时候莫小沫也搬了一个凳子，乖巧地坐在了林觉民的身边。

“嗯，你们回忆一下，就是叔叔的事情之后，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。“

“奇怪的事啊。我想一想。“莫母手里握着苹果，眼神开始涣散，”奇怪的事并没有啊，只是后来警察过来了几次，好像还不是一拨人，问了我们的难处，又给了一点钱，唉，都是好人啊，想着我们孤儿寡母。“

林觉民注意到莫母说起警察来了几次的时候，莫小沫的表情略有点变化。难道这小姑娘知道些什么其他的事。他看向莫小沫，但少女似乎没有表述出来的欲望，只是盯着林觉民的眼睛看了一眼。

“哎呀，都十一点半了，小沫，你去做饭去吧，做你小民哥哥最喜欢吃的红烧肉。“莫小沫应了一声，低头跑了出去。林觉民也跟着站起身来，”阿姨，我去帮小沫吧。“

林觉民剥着大蒜，一边用余光看着身边的少女，后者正在炖肉，但似乎也在偷瞄自己。

“小沫，那些之后来的警察都问了些什么啊。“林觉民若无其事地说着，一边把蒜放在一个小碗里。

莫小沫咬了咬牙，回头看了看母亲卧室的方向，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小声说道，”你别告诉我妈妈。“看林觉民点了点头，少女接着说了下去。

“我爸爸走了以后，确实是有好几拨警察来过，问得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，但是最后一次，来的那个，他根本不是警察！

“哦？！不是警察。”

少女用力点了点头，“刚开始我并不清楚，他自称是警察，我和妈妈也没起疑心，因为那段时间有不少警察来过。但是这个人很奇怪，非要去我爸爸书房，说警方要调查一些其他事情。我爸爸是一个包工头，平常书房里也都是一些建筑图而已，能调查出什么来？我虽然很疑惑，但是也没有追问。”

“这个人翻遍了父亲的文件，也不整理，这令我有点气愤，但因为是警察，我也没说什么。不过奇怪的事发生了，他走的时候，我送他到门口，因为我家房门有点矮，他个头高，所以不小心碰了一下头。在他抬手揉额头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手腕处竟然有一个纹身。”

“不过我并不清楚，有纹身也能当警察吗？”莫小沫看着林觉民问道。

“当然不行的，警察绝对不能纹身的。”少女听了点了点头，继续说道，“那就没错了，我看那个人的气质，也不像警察那样一身正气的感觉。但我当时只是心里怀疑，并不能真的确定。”

“直到后来有一次。。”莫小沫说到这里停了下来，似乎有难言之隐。林觉民看她停了下来，只是默默地看着她，给了她一个坚定的眼神。少女脸红了一下，又重复了一句，“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啊。“

林觉民没有笑，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，少女才继续说下去。

“那段时间，我心情很差，但我不想让母亲担忧，所以我有时候会一个人会去酒吧喝点酒。“少女头低了下去，声音也细如蚊呐。林觉民明白少女的担忧，因为现在的社会风气虽然越来越开放，但人民大众的潜意识还认为，去酒吧这些地方的都不是正经人，怪不得莫小沫会害羞。

“有一次，我在我家附近的一五四吧喝酒，却无意中遇到了那个所谓的警察。他喝得烂醉，并没有看到我。我只听到搀扶他的人叫他章经理，然后就看到几个人搀着他走进了经理室。我很疑惑，他不是警察吗？这才几天就成了总经理？我以为我看错了，所以特地看了他的手腕，那天他穿着短袖，我清晰看到，就是那个人错不了。”

一个酒吧的经理，冒充警察，他要做什么？林觉民思索着，难道说莫父的车祸不是意外？不不，应该是意外，当时警方的调查很翔实，是意外错不了，不过一个酒吧的经理，来调查一个建筑公司的包工头，又是为了什么？

“你怎么了？”林觉民看到眼前一双白皙的小手在挥舞，他回头神来，发现原来是莫小沫，此时少女双颊已经微微发红，她低声说道，“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妈妈，我不想让她担心。”

“没事，我谁也不说，咱们俩的秘密。”林觉民说完对着少女眨了一下右眼，少女终于笑了，像百合花盛开了一般。一五四吧，看来问题在你这里啊。

讲台上的老师在劈里啪啦地念着PPT，台下的同学在午后的阳光照射下，都昏昏欲睡。林安瑭双指夹着笔，另一只手顶着脑袋，看着书上的人物肖像，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原来她将书本上的人物给重新设计了形象，这令她在干枯的基础经济学课上，有了一丝愉悦的心情。

答应父亲来上课之后，父亲就再也没有打过电话来，彷佛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。自己慢慢开始了大学的生活，也就很少和吴家乐他们那些哥们一块玩，只是偶尔发一条短信，吴家乐会回一条彩信，上面是小猫的一些照片。生活虽然有些单调，但却很充实。到了周末，林安瑭会一个人去月丰公园，那里人很少，她能安静地思考，能安静地绘画。

一天的课程终于上完了，下课铃声响起的一瞬间，昏昏欲睡的同学彷佛被注入了灵魂，一下子清醒过来，往门口拥去。林安瑭没有回宿舍，她来到西区的超市，买了一包烟和一提啤酒，顺手放到自己背的小包里。超市老板看着一个漂亮的少女竟然是来买烟和啤酒，不禁哑然。

在自己回宿舍的路上，林安瑭收到来自胡小雯的短信。

“宿舍有事，警察都来了，速回。--小雯。”

林安瑭心头一紧，她很害怕看到这样的消息，况且看短信的内容，似乎不是小事。她将手机塞进牛仔裤兜，即快步走向宿舍。

林安瑭一路设想的各种可怕场景并没有出现，她走到宿舍门口，只是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背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正弓着腰，吹着口哨，似乎在看自己书架上的书。哼，原来是这货，真的是警察来了啊！

林安瑭看到林觉民悠哉悠哉地坐在那里，而自己却因为担心宿舍的情况而心跳加速，心里的气就升了上来。林觉民正专心地看着书架，似乎并没有看到气鼓鼓的少女。林安瑭两三步便冲了上来，伸手打掉了林觉民正抚摸着自己书本的手。

林觉民赶紧站起来，还没有说话，就看到一张因生气而涨红的脸，少女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林觉民，“你个混蛋啊！我还以为宿舍出了什么事？都是你这教唆犯！我一路跑回来的，你知道吗？真是活见鬼，世界上怎么有你这样的混蛋！“

少女劈里啪啦一顿痛骂，倒是搞得林觉民不知所谓。但一瞬间他似乎明白了，他看着在旁边看戏的胡小雯，后者正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俩。林安瑭正骂的起劲，却发现林觉民的眼神看向了胡小雯，聪明的她似乎也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

这下轮到胡小雯害怕了。林安瑭冲了上去，一把抓住胡小雯的肩膀，开始在她腰上乱摸，只逗得后者哈哈大笑。

少女间的胡闹停了下来，林安瑭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，点起烟抽了起来。林觉民站在旁边，看着她，“少抽点烟，对身体不好。“少女没有看他，只是低声说了一句，”管得着吗你。“

“你今天过来干嘛？是不是警察局招的人太多，事情太少，让笨蛋先回家一部分。“少女盯着手里的香烟，没头没脑问了一句。林觉民暗自发笑，这冷冰冰的林安瑭也不是不会开玩笑。

他顺着说了下去，“是啊，不过有个精英警察，需要暗自调查一个大案件，所以就早早下班了。“少女终于回过头来，”什么案件？为什么要你暗自调查？“

林觉民摇了摇头，表情严肃下来，“其实，我真的不希望你被牵扯进来，但目前来看，你还置身事外。”少女听了，不屑地看了看他，“说得好像自己很厉害似的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林觉民又露出那副贱兮兮的笑容，“今晚我请你吃饭吧。”

“你不是特意跑来请我吃饭的吧！”少女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，“那你可真够无聊的。我不想出去，你想请，就把吃的给我买上来，我在这里画画。”突然，她看到林觉民走向背对着房门的画架。少女心里一凉，暗叫不好。

“哎哎，这画的谁啊，怎么感觉有点？我猜猜，嗯，画的是我对不对。”林觉民似乎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一样大呼小叫，“不过这嘴巴，这耳朵不太像，要不然我站着一天，专门给你画。”

林安瑭从他手里一把夺下画板，盯着林觉民恶狠狠地说，“臭美，谁会画你啊。这是我哥哥。”林觉民一脸不相信的暧昧的笑容，林安瑭自知无可解释，只好作罢。

“去哪里吃？”

“你不是说你不去嘛！“

“有冤大头请客，不去白不去，有便宜占还不占，正好饿了。“林安瑭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体，”你出去，出去，你站这里我怎么换衣服。“

夜色朦胧，海边印象里面点着昏黄的灯光，靠着海边的大落地窗上倒映着一男一女的身影。青年不时地说着什么，旁边的少女始终坐得笔直，时而笑一下。

“林同学，附近新开了一家好玩的地方，周末我带你去玩吧。“林安瑭正喝着酸梅汤，她匆忙咽下，”得了吧，我可不愿跟一个警察出去，搞得我跟犯人似的。“

“听说很好玩啊，你不去可别后悔。“

“嗯，不后悔不后悔。“少女边嚼着牛肉，边含糊地说，”况且今天早些时候，小沫邀请我去今典水上乐园玩，嘿嘿。“

林觉民却并没有因为少女的拒绝而沮丧，反而露出了得逞的笑容，但他很快就表现出郁闷的表情，“好吧好吧。“

林安瑭敏锐地捕捉到了林觉民脸上的变化，心里想着，不知道这家伙又在搞什么幺蛾子。反正我拒绝了他，现在任他怎么说，我就是不答应就行了。下午的时候，莫小沫问林安瑭，愿不愿意周末一块去今典水上乐园，同行的还有胡小雯。据莫小沫说，这次的活动，原本是那次自己生日宴会上认识的物理系校友周归璨邀请莫小沫的，但莫小沫认为人少了不好玩，才邀请了宿舍的人，除了陈冰若有约会，林安瑭和胡小雯都答应了。

林安瑭知道，那个周归璨是想单独约莫小沫出去玩，但害羞的莫小沫既不想单独出去，又不会拒绝，只好叫上了她们。林安瑭正在想着，突然电话响了。

“小瑭，嗯，我是小沫。我打电话来是想问你一下，明天的事情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“莫小沫的声音依然如往常，微小而轻盈。

“嗯，基本没问题了，需要带一套泳装和一些衣物就行了是吧。“

“嗯，对了小瑭，我还邀请了林警官，你不会介意吧！“

林安瑭感到血气上升，她抬手扶着额头，看着对面的林觉民，正端着酒杯，带着贱笑看着自己。林安瑭想说不，但想到莫小沫下午邀请自己的真诚模样，她只好笑了笑，说了句，不介意。

“哎呀，原来咱们去的同一个地方啊。“

对于林觉民的话，林安瑭并没有搭理，只是默默地吃着桌上的食物，突然她想到了一个问题，明天要穿泳装，少女感到脸有点发红。我害羞什么，凭什么感觉他看了我就应该害羞，他算什么，去就去，现在如果说不去，反而显得心里有鬼。

少女抬起头，瞪了对面的青年一眼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才戚戚。